

东风街大杂院的童年印记

□修鹤年

刚刚过去这个冬天，哈尔滨火了，特别是中央大街，每天那真叫人山人海。南来北往的游客让中央大街两侧的街道热闹了起来，游客们手拿各色糖葫芦，大口吃着马迭尔冰棍，每条街的大小饭店、旅馆、民宿都是火爆满员。这是多少年没有看见的热闹了。也让我这个全家四代人都在这里生活的道里老人，想起了小时候的大杂院。



一阵风而已。

男孩子们都非常热爱体育锻炼，常在一起举杠铃、练拳击、玩自制的吊环。每到夏天几个小伙伴也相约去松花江畔游泳。

最有意义的活动是读书和做科学小实验。我父母是老师，给我买了很多小人书，小伙伴们经常借去看，大家有时还在一起交流看书体会。科学小实验是做自制电话，几个伙伴买来铜线，把各家连接起来，再买个送话器和耳机。这种电话可以在两家之间通话，就是声音太小，估计是铜线太细的缘故。

院里的大人们每到星期天常在一起打扑克、喝茶、聊天。有时因为出牌，会争得面红耳赤。

大杂院最有特色的是夏天吃饭的场面。每到下班后或星期天的午饭、晚饭时间，家家都在自家门口摆上小地桌，围坐在一起吃饭，有时各家还会相互分享美食。要是这时候有外人进院，都会不好意思地低头向院里走。这样的大院一景，今天绝对看不见。

我家对门邻居赵奶奶做饭时，曾发生过一件惊险事。那天赵奶奶在做鱼，因为年纪大，眼神又不好，错把放在物品架上的一小瓶汽油当成醋倒在锅里，火苗立刻蹿起老高。当时赵奶奶不知如何是好，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好在附近聊天，就急忙上前扑火。有人向锅里扔菜叶，我拿起锅盖把锅盖上，压住了火苗，可惜这锅鱼只能扔掉了。除了小孩子乐于助人外，大院里跑火车的乘务员叔叔，经常给院里的邻居捎带北京、上海的特产和服装；在医院工作的叔叔阿姨，也常给生

病的邻居看病、帮忙护理。谁家要是有点事，全院的人都去看望，嘘寒问暖，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家的优势，奉献自己的爱心。

从1951年出生到1968年，我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大杂院度过的，生活得快乐、幸福。1968年不满17岁的我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离开了大杂院，八年后我又回到了哈尔滨。1979至1981年我又在大杂院生活了三年，并在这里结婚生子。可惜那个年代没能多拍点照片，只找到一张在大杂院门前的结婚照。

1981年东风街45号院和几个临近的大院一起被动迁，盖起了前后两栋大楼，合并后是现在的41号，仍在这两栋楼居住的老邻居，还能够经常见面。

此后多年，大部分异地动迁邻居和陆续搬走的邻居仍然保持着联系。老邻居们也聚会过几次，但是见面的机会还是少了很多。现如今，上一代的老人绝大多数都已故去，但小时候大杂院留给我的和谐、温暖、友爱、有趣的生活，却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

1951年我出生在道里东风街45号大院，以前这条街叫马街。奶奶和爸爸都告诉过我，我们家是1932年哈尔滨遭遇松花江大水灾后，从“偏脸子”搬来的。现在，我弟弟一家还住在大杂院动迁后盖起来的小区里。算起来我家在这条街已居住90多年了。自打爷爷奶奶20世纪20年代闯关东来到哈尔滨，我们一家人可谓是哈尔滨、更是中央大街这片儿的老人了。

小时候，我家所住的大杂院共有16户人家，大杂院临街有两扇红油木制大门，大门右侧有一扇小门，平时人们都是从小门进院。院内两侧是清一色的平房。前面四户人家的房子是板夹泥的苏联房，其中两户有临街门窗；后面两侧的都是苏联砖房。每家的住房都有一大一小两间卧室、一个厨房、一个门斗，地面铺着

厚实的木地板，面积都在35—45平方米之间。



住在大杂院的人家有铁路乘务员，有鞋厂工人，有蹬三轮车的工人，还有电业局的工人，也有教师、报社职员、商业系统的干部、商场职员、医院大夫、公司职员等等。

记得大杂院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两户外籍人家，一户是犹太人，一户白俄罗斯人。记得犹太人家有个儿子叫邵里（译音），很淘气。白俄罗斯人是位老太太，嫁给了一位中国人。后来大批犹太人回国，邵里一家也走了。白俄罗斯老太太一直住在大杂院。

虽然大杂院的住户职业不同，但是这里的人们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。最让我怀念的是，小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的场面。我们常玩的游戏有：撒铁盒子、顶拐子、抓特务、弹玻璃球、弹瓦斯盖、扇啪叽（谐音）、打乒乓球、打扑克等等，可以说当时流行的游戏我们都常玩。我们也玩过危险的游戏，记得电影《飞刀华》上演后，院里的孩子用钢针拴个红绳，就在院里的大门上练起了“飞刀”，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，好在没有出事。当然了，这也是

从平房到别墅

□安秀霞

回想起我这一生住过的房子，真是酸甜苦辣涌心头，一言难尽；面对现在的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真叫我心潮起伏难平息，浮想联翩。

1966年我考入中学的那一年，我们全家七口人从香坊区的一间10余平方米的小房子，搬到了位于太平区的一间5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。房子大了心也宽敞了，一家人过上了和和美、丰衣足食的生活。

1979年，经历了十

年下乡生活后，我和丈夫及女儿先后返回了哈尔滨，住在公婆留下的1屋1厨的房子里。这套住房是三楼，长年不见阳光。北方的隆冬寒风刺骨，屋里取暖只靠一面火墙子，烧多少煤屋里也不热，4岁的女儿在被窝里把脚都冻肿了。室内没有上下水，更没有卫生间，上厕所得到楼下200多米远的公厕。

有一天早晨点炉子，烧的是核桃皮，没想到这东西冲劲儿大，轰隆一声巨响，把火墙崩开了，我还以为从哪儿飞来了一颗炸弹呢，吓得我连孩子都忘抱了，光着脚就往外跑。跑到走廊定睛一看，正在和面准备蒸馒头的丈夫也是惊魂未定，一脸

黑灰，索性有惊无险，没有受伤，安然无恙，只是弄得面盆一片狼藉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，丈夫分到了一套2室1厅的住房。这套住房有上下水，有卫生间，从此告别了担水劈柴、烧煤取暖的日子。美中不足的是这套房子离高架桥太近，轰隆隆的汽车声彻夜不停，影响睡眠。

1996年我果断卖掉了这套房子，在城乡结合部买了一间3室1厅的住宅，至此我和丈夫有了自己的书房。谁有闲暇时间，就坐在老板台前读书写作，于是诗歌、散文、杂文等一篇篇习作，得以在报刊上发表。几分耕耘几分收获，几年后我

们终于圆了作家梦，省、市作家协会还吸收我俩为协会会员。

2008年丈夫退休了。不经意间，我又看中了位于哈尔滨新区的一套小别墅，楼中带楼，近5米高的门厅宽敞明亮。这套房子我特别喜欢，一住就是9年，尽享这里花草的芳香和清新的空气。

时光转眼跨越70余载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变得越来越好。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—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

新晚报

08

2024年
4月12日
星期五

人言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此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责任编辑 程世欣 版式设计 程世欣